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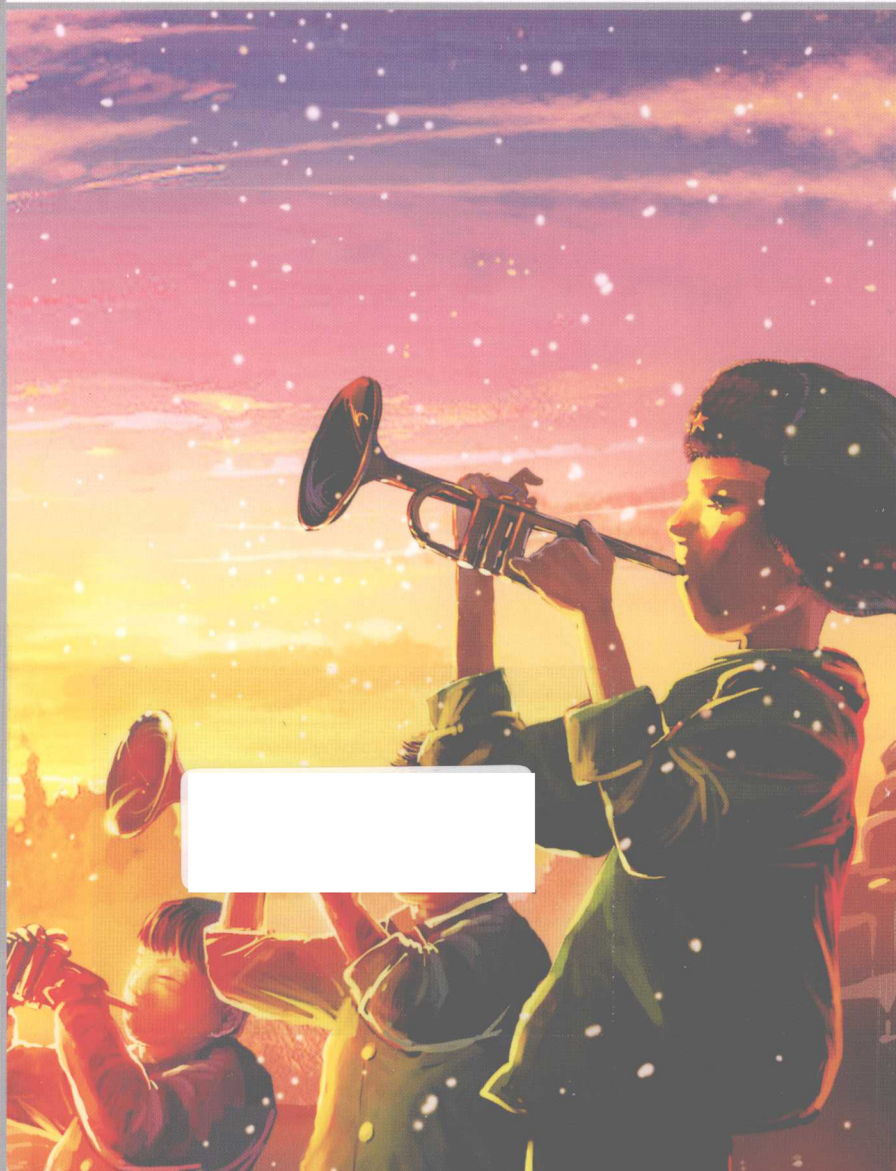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里的小号

翌平 / 著 蔡明亮 / 插画



中文原创系列

□ 汇集当代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各种风格的原创精品
□ 短小适读，精彩好看，一口气读完，一辈子不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天里的小号 / 翌平著. 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2.12

(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)

ISBN 978-7-5391-8168-4

I. ①冬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004号

冬天里的小号 / 翌平 著

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

装帧设计 魏钢强

插 画 蔡明亮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(广东)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0,000册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3.5

字 数 49.3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168-4

定 价 1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翌 平 原名赵易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少社“十大青年金作家”之一。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少年摔跤手》、长篇童话《迷糊蛋与蹦蹦猪》、短篇小说集《猫王》、短篇科幻小说集《燃烧的云彩》、童话集《骑狼的小兔》等数十种,以及儿童文学译作 100 多册。作品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、北京市建国 60 周年文学作品优秀奖、冰心文学奖、金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

冬天里的小号

翌 平 著

蔡明亮 插画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一、家庭音乐会	7
二、我要学美声	19
三、西瓜酪、二苹果和小号	30
四、校合唱队	41
五、我得到了一把塑料小号	49
六、难忘的生日	56
七、我打算报考少年宫	65
八、长城上的演奏	73
九、我的第一次演出	80
十、旅行中的意外	86
十一、管弦乐队为我伴奏	91
十二、红楼上,我吹响了小号	98
十三、那波里舞曲	105

一、家庭音乐会

梧桐坐到了钢琴前，冯彤彤殷勤地替她打开琴盖，然后将乐谱打开摊铺在琴架上。

冯彤彤家那个大号白炽灯把梧桐粉红的小脸蛋映照得很好看，刚才我坐在窗帘边的时候，看见她用妈妈的眉笔仔细地描摹着，她的妈妈明明阿姨又用一根弯弯的小镊子，把她的睫毛卷得弯弯的，现在她的样子活像一个洋娃娃。梧桐对自己的妆容很满意，她使劲抿了抿红嘴唇，在钢琴上面的小圆镜里望了望自己，然后气定神闲地将手放到了黑白琴键上。

一串流利的音阶后，林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微笑。在我们这个音乐大院里，林老师是有名的钢琴教授，楼里所有学钢琴的孩子，都是他的学生。

梧桐有条不紊地弹奏着一首练习曲。在几个需要重点表现的地方，林老师的眉头一扬一顿的，算是对这个小姑娘最好的提示了。梧桐渐渐找到了弹奏

的感觉,她十个手指在黑白键盘上欢快地跳着舞。接下来的是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,家长们开始笑起来,一起打起了拍子。梧桐的脸上红彤彤的,和着鼓励的掌声热情地弹奏着,每到该换页的时候,冯彤彤都会恰到好处地把乐谱翻过去。在欢快的气氛中,梧桐完成了演奏。

家长们热烈地鼓起掌,交相称赞着。明明阿姨走过来,一把将梧桐搂在怀里,然后在她的脑门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梧桐的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,抿出一对深深的酒窝,红扑扑的脸,像个熟透的苹果。

今天,是我们楼的新年音乐会。

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音乐学院的宿舍楼里,这里的叔叔、阿姨都是学校的老师,每到新年,总轮流着在某个叔叔或阿姨家举办一次音乐会。

今天,是我们楼的节日。音乐会上会有水果、花生、瓜子,所有的家长会集资给参加演出的孩子买一份精美的礼物。

林老师在学校里工作了很多年,听爸爸说,楼里的很多叔叔、阿姨,都曾是他的学生。等他们有了下一代,也就是我们这群孩子,又成了林老师的学生。

林老师总是有求必应，经常可以看见楼里的孩子，成群结队地跑到林老师家里弹琴的情景。林老师很和蔼，一头花白的头发，见到我们的时候，总是先朝我们微笑。

林老师站起来说：“我只是希望你们今天不要紧张，看看梧桐，她开了个好头。”他笑容可掬地摸了摸冯彤彤的脑瓜，“把自己平时练的水平弹出来就好。弹得最好的，还会得到一份意外的奖励。”

孩子们传来一阵欢呼声，可我没有吭声。我是唯一没有跟着林伯伯学钢琴的人，家里的钢琴总被哥哥和弟弟霸占着。说实话，我对钢琴没有什么亲近感，所以我就把练琴的机会让给他们俩了。林伯伯给我上过两次课，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去了，每次我坐在钢琴前磕磕巴巴地弹完一段练习曲，林伯伯的脸上也会带着微笑，可从身边的冯彤彤、黎响的神情上看，我知道自己弹得有多糟，我不喜欢这种挫败感，于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玩上了。

有一天，爸爸忧心忡忡地找到我，把一支又长又黑的竹笛塞到我的手里：“你得练一样啊，看看这个楼里，哪个孩子不会一门乐器？出去人家会笑话你

的。看你没有弹琴的耐性,那就吹吹笛子吧,这东西是单声部乐器,好学!”

爸爸说,等我吹得有点像样了,就给我找个老师。可没人教,我怎么会吹曲子呢?于是笛子成了我床头的一个修饰品,同爸爸早上锻炼用的伸缩宝剑交叉成一个十字,挂在床头上,显得既威武又文雅。

因为什么都不会,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就只能报幕了。要不是梧桐要演出,报幕还轮不上我呢。

该冯彤彤上场了,他朝大家鞠了一躬,镇定地坐在那里。冯彤彤最近钢琴进步很快,所以冯彤彤的妈妈特意邀请大家来她的家里举办音乐会。她同黎响的妈妈争了很久,黎响的妈妈拗不过她,只好答应下来。

“向大家报一下曲目啊。”冯彤彤的妈妈催促我说。

我打开报幕单,大声念着:“钢琴独奏,《月光》,作曲:冯彤彤,演奏者:贝多芬。”

我的报幕词立刻引来了大家的欢笑,冯彤彤的妈妈面带微笑地纠正我说:“演奏者和作曲者念反了,这个孩子真粗心,要是梧桐来报幕就好了。”



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，我看见人群后面的父亲的脸也红得像关公似的，他无奈地摇着头，哥哥则幸灾乐祸地也斜着我。

冯彤彤的手在键盘上清越地弹奏出前奏，然后很快进入了曲子的主要部分。同梧桐演奏的不一样，冯彤彤的指法清晰、有力，琴音洪亮、悦耳，在明亮的音色中，表达出一股强烈的情感。林老师总是夸奖冯彤彤，说他有很好的音乐领悟力，在同年龄的孩子中，最能把自己的理解通过琴键表达出来。

冯彤彤稳健地收了音，深舒了一口气，看样子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演奏中呢。家长们一齐鼓起掌来，有的人禁不住发出一阵感叹。在每年的音乐会上，孩子们演奏完，无论好坏，都会获得大人的掌声。而当面受到大人夸奖的孩子，必定是表现非常突出的。

冯彤彤站起来，朝着大家很绅士地鞠了一躬，然后昂着头，从我身边退下去了。我听见梧桐夸张地夸奖着冯彤彤，他得意地谦虚着，这让我非常羡慕。

“该报幕了。”冯彤彤的妈妈微笑地提醒我。

“下一个节目，钢琴独奏，表演者，表演者……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黎响没好气地一把夺过我手中

的报幕单：“表演者：黎响；曲目：《1812 序曲》；作曲：柴可夫斯基。”

黎响上场时有些急，我知道他是想同冯彤彤比一比，在林老师那里，他比冯彤彤早学了一年，可冯彤彤最近的进步更明显。我有趣地站到一旁，黎响是个很敏感的家伙，他一定是怕我念错他的名字，破坏了演奏心情。

《1812 序曲》是首气势恢宏的乐曲，可大家都能听出来，黎响的开场就有点急躁，也许他太想表现自己了，几个强力的重音过后，他弹奏的旋律稍有滞涩，在乐曲的进程中，黎响失去了平日从容的风格，弹到高潮的部分，大家听到了他的几次错音。

林老师的脸上依旧微笑着，不时点点头，向黎响投来鼓励的微笑。黎响总算找回了一点平时的沉稳，把将要脱缰的演奏拉了回来，不温不火地结束了演奏。

家长们的掌声很热烈，大家还是非常肯定黎响的，只是没有像冯彤彤那样，把他的优点讲出来。黎响闷闷不乐地走下来，忘记向大家鞠躬了，走过我的时候看也不看我一眼。我知道生性敏感的他，因为今

天的演奏一定会郁闷好几天。

“还是让梧桐来报幕吧，佟瓣你也够辛苦的，坐在阿姨身边吃点瓜子。”冯彤彤的妈妈温柔地望着我，我有些不舍地将报幕单递给了梧桐。梧桐很熟练地扮演着报幕员的角色，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区里，她都是让老师喜欢同学爱戴的报幕员，她讲起话来字正腔圆，漂亮的小辫子一抖一抖的，模样非常好看。

哥哥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投来不屑的微笑，他总是这样，看见我倒霉了他就兴奋。平时我偷懒不练琴的时候，他总是告诉爸爸和妈妈，还学着爸爸的口气教训我。我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我知道今天我的表现又要成为他取笑我的谈资了，他讨厌我学习音乐的态度，说我是个懒虫，就像我讨厌他一样。他的嘴上刚长出一点软塌塌的毛，比起爸爸那硬扎扎的黑胡子来，那就是一小撮茸毛，可他总在镜子前照，把它当成胡子。他看见我在笑他，就像现在他笑我那样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看什么，懒虫，不练琴的家伙，做你的作业去。”这时我会知道：他也有害羞的时候，并不比我强多少。

哥哥打开长号盒子，将金灿灿的长号提搂出来，

然后对接到一块儿，那家伙在白炽灯下闪着耀眼的金光。

“佟皓，好漂亮的长号，什么时候买的呀？”黎响的爸爸问道，他在学校的管弦系，是吹大管的。

“哪里买得起啊，从乐团借的。”爸爸接过话茬。

哥哥坐到凳子上，将厚厚的嘴唇堵在号嘴上，我最厌烦他这个表情，每天在家里一练习，他就是这样一副死面孔，然后就把那些听得我耳朵冒汗的练习乐段反复地吹。

果不其然，他又开始吹了。对于叔叔、阿姨们来说，听哥哥娴熟的吹奏是一种享受，可对我来讲，差不多是一种折磨了，好在哥哥并没有在这个乐段上停留太久，而是吹奏了一首韦伯悠扬的《浪漫曲》，不知道他在哪里练的，反正在家里我没有听到过。悠扬的曲调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哥哥的脸有些红了，但还是一气呵成吹奏完了。

大人们的掌声异常热烈，黎响的爸爸胖叔叔站起来拍着巴掌：“佟皓今年多大了？是不是考一下乐团啊？吹得有点味道了。”

“他就是不用功。”爸爸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，